

即墨走笔

韩乃桂 著



即墨自古称形胜之地。

“其地三面濒海，右伏马鞍，北至灵峰，二劳拱其南，天柱维其东，形胜为东方冠”。

那烟波浩渺的大海足以使我们激情喷薄；

那迤迤多姿的山峦，缭绕着许多美妙的神话，足以使我们绵思遐想；

那蜿蜒交错的河流流淌着多少古老的传说，足以使我们诗情盎然。

这是一块和我们祖国一样古老的土地……

青 岛 出 版 社



韩乃桂，字直芳，号东崂。1952年生于即墨五沽河畔的农家茅屋。早年经历贫苦饥寒，曾务农教书，任小吏，为人善良正直，喜欢读书思索。由他主编的《即墨县志》获全国优秀成果一等奖，其另外著述有《即墨走笔》（初版）《东崂浪吟》、《雪夜酣语》、《墨邑乡行草》等。

韩乃桂

字直芳

PDG

序 一

我同乃桂的相识纯属偶然。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认为，这是缘分。先识其人，后识其文。识其人，知其如何为文；识其文，进一步识其如何为人。

80年代末，我返乡探望，恰遇即墨县志办在寻找出版社出版《即墨县志》。该志的主编恰恰是韩乃桂，而我又在新华出版社工作。电话约定，次日清晨在市委办公室会面。乃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小伙子，衣着朴素，谈吐诚恳，落落大方，处事果断利落。谈了不到半个小时即确定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即墨县志》。

我土生土长在即墨，对故土有着真挚的情，深沉的爱。为了把家乡的县志出版得更好，先后两次返乡同县志办的同志们商榷编辑事宜和核对事实。每次回去都是乃桂亲自陪同。在这两次的接触中使我加深了对乃桂的认识。

在我所接触的即墨市的领导和同志们常说：“韩乃桂是当今即墨的才子，大秀才”，“是个很有性格的好同志”等等。这十多年来，我多次赴青岛开会或到即墨老家探望。每到即墨则必到乃桂家小聚，吃上一顿乃桂的家常饭，然后则是开怀畅谈。通过这些年多次的交往和通信，使我深深地感到，乃桂确实像即墨的同志们说的那样，周身充满着难得的正气和人格的魅

力。

乃桂对父母尽心孝敬；对弟兄一片关怀；对同事以诚相待；对挚友交之掏心。我一直认为只有孝父母者，方能善待他人。这些年来，我和乃桂常有通信，这些信件我都妥为保存，有时翻翻看看，从中得到的是享受和安慰。1998年年初收到乃桂的一封信，信中附了一封他于1997年10月动笔写的未发出的短函，在这不到两页纸的信中看到他对父亲的怀念和悲痛的心情：“七月，家父溘逝，使我陷于悲痛，数月以来难以爬出这个灰黯忧伤的重围来，一种无名的人生忧伤常常无缘无故袭上心头，像浓重的云笼罩于心。想开来，鼓起勇气，努力去摆脱，但总不成。我更加喜欢静寂和孤处，喜欢无语和黑夜，父亲的死忽然也昭示了我的生命，我如一位夜间行者，正感到疲惫不堪之时，蓦然望到了前方的光亮，那就是归宿之地。但我觉得这并不悲观，相反，或许这是智慧，因为我看到那个终点时并无丝毫畏惧和丝毫悲伤，甚至心头上油然生出一种终于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一个目标的一种愉悦之情。这也许仍是一种悲伤的心情，那只好让时间的流水渐渐地去冲淡吧。”他对母亲的爱尤为凝重、深沉。乃桂青少年时家境贫寒。上学时，学校离家60华里，每次探家返校时，母亲省吃俭用从六七口人的生活费中省出1元钱给儿子做路费。乃桂舍不得花7毛钱的公共汽车费，于是就瞒着母亲步行60里进城上学，余下3毛钱买点纸笔等用品。即使如此艰难，乃桂总不忘母亲每到秋冬手要皸裂，放寒假回家时，他还是要从仅有的一点钱省出几个来给母亲买副手套……现今乃桂已是近“知天命之年”的人了，多少年来，每周总要携妻子一起回家陪母亲过周末。逢年过节，尤其是母亲的生日，他都是同几个兄弟一起给母亲买上点合心合意的礼物陪同老母欢度节日，为老母贺寿。这不在

于他花了几个钱为老母买了什么用的、吃的，重要的在于他这种敬父母、孝双亲的真诚和孝敬之心难能可贵。

《即墨县志》出版后，获得了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这当中既体现了县志编委会全体同志的认真关注和辛勤的劳动，同时也充分反映了主编韩乃桂和副主编孙道悟以及县志办全体同志们所付出的心血。当予以庆贺。新华出版社也为之骄傲。

90年代中，乃桂给我寄来他自己撰写的散文集《即墨走笔》和新诗《东崂浪吟》。我大为惊喜。乃桂从“官”繁忙，竟然有暇写出了上百篇散文和新诗上百首。拜读了这些文章和新诗之后，突出的感觉是：“文如其人”。《即墨走笔》的主题是“认识即墨、热爱即墨、建设即墨”。乃桂在这些文章中倾吐了自己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和企盼。这些散文看上去大多是写即墨的名胜古迹，实际上是从不同的历史侧面或论史谈艺，直抒胸臆；或评古道今，满怀激情。他笔下的山山水水，名胜古迹，城镇乡村，许多轶事，蕴藏着发人启迪的诗情与哲理，令人思索，耐人寻味。真可谓“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所思所怀都离不开对家乡、对祖国、对老百姓的关心和钟爱，盼望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国家能疾步前进，更上一层楼。

读了这些文章之后，我似乎对乃桂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读《难忘书情》和《卖瓜》使我倍加亲切。为了能买上一部《中国文学史》，他割爱将母亲亲手为他做的棉布裤卖了2元2毛钱，又借了块儿8毛的，花了3元5毛钱买回了这部书，现今成了他家书架上的“排头藏书”；生活所迫，15岁的他推着一筐“艮稍瓜”到村口去叫卖。蹲了一天没人过问，傍晚，要收摊了，一个慷慨的中年男子买走了几个瓜，且说：“挺好！”乃桂对此终生不忘。为了感谢这位“买瓜者”，这几年来，他曾多次托

人为“买瓜者”捎去两瓶酒和一包茶，以示感激之情。上述一段极普通极简单的小故事却充分反映了乃桂贫寒中对书籍的酷爱和艰难中不忘“买瓜人”——恩人的情怀。读了这些短小精悍的散文，使我感慨万千。我和乃桂是两代人，我已是年愈古稀的老人，他还正当年，然而不同的岁月却有相似的童年。乃桂的散文勾起了我不少辛酸的回忆。我的童年是很苦的，为了糊口，小小年纪羞涩地到大街叫卖针和线；为了求学一个人在青岛无家无住处，只好寄宿在一个大杂院门洞的吊铺上，每日上学要步行30里；为了借读青岛市立女中（现为二中）的鲁迅小说集，难能回家过春节，好心的李宪纓同学出于可怜和同情，年除夕给我送来几个我从未吃过的白面饽饽……这些童年和少年的经历同乃桂“卖瓜”、卖了裤子买《中国文学史》又何其相似，这也可能是我同乃桂沟通的如此默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乃桂同我的交往和书信往来都是掏心的。1993年6月9日，他给我的来信中盼望我在老家能多住些日子，情真意切，令人感动。信中说：“……您的这次回故乡来与我们相处的时间最长，活动内容也更丰富多彩。真可谓情景交融，陶陶醉人。田横岛的碧海、艳阳、浪花；留村窝洛子老家的山水、乡情；“青春风采”的热闹，莲花经的灵异，还有海阔天空的纵谈，韵味十足的京戏等一切，如今忆来，犹自心波荡漾。盼您能每暇归来，翘足引颈以盼，更望每归能多住些日子……”

这是7年前的事，我不敢答应能常回家多住些日子，因为我还在上班。今年（2000年）5月份回故乡，与乃桂和绍芬长谈了晚年的安排：或久居京城，或在即墨市买一栋小楼，或在我的出生地窝洛子小山村修建老住房。乃桂一再表示，窝洛子属崂山根，三面环山，有山有水，自然风貌不错，风水更好，又有

家乡的亲情,就在窝洛子吧!于是就决定重修老房,晚年可以经常到老家看看。说句心里话,如果在即墨没有乃桂一家和其他即墨的乡友,我是不会做此决定的。我真的要满足乃桂的要求:在老家多住些日子,何止是多住些日子!

我一口气写了这一大堆,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在写什么,只能说,我是掏心而论之!乃桂的为人、为文,一句话,人格的魅力使我倾心而谈。

是为序吧。

孙维熙

2000年6月15日

序 二

《即墨走笔》是即墨文秀韩乃桂同志的散文集。我作为旅京 50 多年的即墨人,读了倍感亲切,爱不释手。

本书以现代的科学视角,从不同的历史侧面,描述了纵贯千年,横及百科的即墨的天文地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人物风情、山川古迹、草木鸟虫,等等。有的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更多的是深沉的历史考察和理性思考,既有发思古之幽情,更有探前瞻之远思。谈笑间展示出一幅幅生动绚丽、变幻无穷的历史画卷——几千年即墨发展的万花筒。

文章的特色是以史立论,以论评史;富褒贬,别善恶,论是非,理曲直,春秋笔妙笔生辉,辩证法睿法求实。借古鉴今,古为今用,给人启迪,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读此书必会从更深层次地了解即墨,认识即墨;从而产生一种热爱即墨的浓浓深情,进而激发报效即墨、开发即墨、建设即墨的献身精神。

本书的部分文章可称为科研性的史论散文,有较高的开发建设即墨的科学论证依据价值(如《即墨水议》和《开发田横岛》等),论点正确,逻辑推理,索源求真,想象奇妙;有的则独具史论文学风采(如《话说即墨》、《田单火牛阵》和关于鹤山的文章),语言风趣生动,准确鲜明,雅俗共赏,可读性强。很明显,乃桂同志是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史圣司马迁史学研究

精神和文风的。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史的史通、史学家、思想家，又是散文学家，而且是语言大师。正是这种综合性品格创作了具有综合价值的《史记》，才能流传千古，表现了巨大的历史生命力。乃桂同志从十几年前的青年时代就开始主编《即墨县志》，并相继主编《即墨古今》、《即墨文化》，还出版诗集《东崂浪吟》，他研究即墨，热爱即墨，颂扬即墨，献身即墨，硕果多多。我衷心希望乃桂同志成为当代即墨的司马迁，同可爱的即墨乡亲们立足新起点同心同德为建设新即墨而再上几层楼。

纪秩尚

2000年6月16日

1	6
序一	序二

79	崂山里头乌衣巷
75	不其山下郑书院
66	金口史话
63	真人古墓
59	七级双塔
55	仙塔渺影
53	古汤温泉
49	沽上钓台
45	皋虞漫话
42	古城壮武
35	1657，即墨崂山
29	春来秋去百福庵
25	即墨源流
3	话说即墨
卷一 说古话今	

即墨走笔

85	88	91	94	96	98	101		121	123	125	130	135	137	140	144	146
沽河·老树·东桥	陵园春秋	庄园轶事	九泉村园	亲见挂甲树	话说新城区名称	即墨要览	卷二 乡情风物	即墨猪头肉	秕眼儿	即墨土话随掇	与刘朝唠柳腔	马山石宝	鼓山「石林」	「国宝」莲花经	即墨「地瓜话」	村雨

149	151	153	155	157	160	162		169	173	177	181	184	186	189	192	194
野集	野苦菜	一坛豆子	地瓜开沟	卖瓜	那雪，那夜，那酒	把酒临风说老酒	卷三 登山临水	城南幽境	大管岛小游记	登嵯观想录	游莲花山记	小岛写生	登姚家庄北山	淮涉流韵	淮涉探源	大庙饭香

197	201	207	211	214	219	222	225	228	234	238		243	246	251	255	259
天井龙雨	妙哉鹤山	惜哉鹤山	天柱凌空	田横岛浪吟	马山行	马山好热闹	四舍山里的烛光	卧牛山枪声	灵山碧霞	横河改称龙泉河	卷四 人物春秋	即墨三大夫	田横的故事	田单守即墨	漫话「周黄蓝杨郭」	王阳在位 贡公弹冠

雪舟印象

成珉我师

钱教授与即墨方言

吕思清琴声中的乡音

清波涟漪

小访新凤霞

即墨有人曾长征

哲人其萎

埠东三乔

悯忠御碑何处寻

一代骨骸臣 三疏震天下

诗人之死

顾炎武与「黄培文字狱」

慈山大师其人其诗

许铤其人

即墨父母官浏览

伏生 伏学 不其侯

即墨易名异议

即墨旱灾小札

《东崂浪吟》自序

《即墨风物》前言

《崂山续志》谈略

《即墨县志》清同治版重印序

《即墨古今》创刊号编后

与《即墨青年报》说几句话

《即墨文化》致读者

《北泉村志》序

《南泉村志》序

《淮涉诗抄》序

《姚庆祥》序

《庄头志》序

重印《马山志》后记

《周至元诗文选》序

卷五 序议杂著

游崂四记

福建印象

灵岩寺里看罗汉

过三峡

卷六 走笔拾遗

「即墨古城建设」倡议书

即墨一路睹锦绣

幸逢修志好时候

修志三要

青岛后院升起的卫星

九泉山铭

徐福岛与徐福求仙

崂山华严寺钩沉

田单火牛何处去

田单何地纵火牛

开发田横岛

论即墨之水

396	399	401	403	405	407	409	411	412	414	417	419	422	426
女姑山忆绪	哀七棵柳	人生突围	病中	病房	香港·香皂·豆种	养鱼小识	捧刺猬赋	难忘书情	人与鸽	远望科西嘉岛	大教堂下的小学生	威尼斯印象	后记